

直面：肖像画中的中国传统精神

文/李娜

童雁汝南是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然而，他更是一位想从传统中出新的当代艺术家。作为一名对当代艺术有着敏锐洞察力的艺术家，他的创作理念与艺术作品也得到了国际的认可，2015年6月19日在德国波恩当代艺术馆开幕并为期将近两个月的展览，很好的说明了这一点。童雁汝南的作品是中德艺术交流的高潮，为了显示出对此次展览的重视，童雁汝南亲赴德国写生，为德国各界名流创作肖像画，他的作品也得到了这些名流的认可及赞扬。

在这个图像可快速生成并且迅速复制的时代，图片的生成率、曝光率、传播率每天都在以我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充斥进人们的眼球，人作为当代图像的一部分，已经在不知不觉中符号化，沦为了技术进步的附庸，失去了鲜活的生命与精神内核。

当代多样化图像制作的滥觞，图像阅读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技术进步的一方面带动了大众媒体的发展，而这种技术的进步，弱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们不再需要进入自然，了解自然就能得到一张看似自己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图像。人们“思”的概念逐渐的在大脑中退居到附属地位，机械的“复制”以达到自身的“美”成为了多数人脑中闪现的第一念头。

马丁·海德格尔说：“一切都运作起来，这恰恰是如此可怕之事，一切都运作起来，这运作还将推动我们一步一步运作起来。这样，技术就把人从地球上甩出去，将他们连根拔除。我们惟一剩下的东西，只有技术的关系。这已不再是人生活于其上的地球了（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孙周兴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可以想象，人们自鸣得意的制造了技术，现在反而受制于技术，生命的内核在逐步的弱化。

而早在技术没有被发明或远没有现在发达的时候，人像的形成都是靠画家手中的画笔来完成。西方肖像画传统中，从庞贝古城壁画上的肖像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宗教人物肖像，以及尼德兰时期的世俗人物肖像可以看出，肖像画更加注重对现实的“模仿”（imitate），再现所描绘的人物。发展到当代艺术不断更新的当下，特别是成像技术日益发达的现在，肖像画仿佛与时代格格不入，没有了赞助人，再加上成像技术的发展，肖像画仿佛就要变成了被

收藏在美术馆中仅供观赏的一个画种。也正是因为这样，才引起了童雁汝南的反思，“发展了这么久，肖像画还能与中国传统山水精神展开什么样的联系。”童雁汝南认为肖像画的精微、具体、准确，和山水画的可游、可居、灵动之境，在这两极之间获得的空间细窄的夹缝中若能生长出来东西就会有很旺盛的生命力。被挤压的空间越小，它的爆发力就会越大，限制越多，天地就越宽。肖像画发展到今天，不能把它仅仅当成是一种再现，更应该赋予它新的意义，而不让这种新的意义在艺术不断换新的当代被淘汰，则应该根植于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在传统中出新，以不变来应对良莠不齐的当代艺术。童雁汝南大胆挑战，借用油画肖像来表现中国传统精神。

童雁汝南肖像画的艺术灵感来源于庄子《庖丁解牛》，“庖丁解牛”体现的是技艺之精妙，龚自珍在《明良论四》对庖丁解牛更是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庖丁之解牛，伯牙之操琴，羿之发羽，僚之弄丸，古之所谓神技也。”童雁汝南以艺术的角度出发，认为“庖丁解牛”体现的是在精微中见自由，在技中见道，消解了“物与我”的对立、“手与心”距离，从而由技术的解放而获得了完满感，成就为纯艺术精神。童老师十五年如一日，永远在41cm×33cm的画布上，以平视的角度，描绘人物正面，完成一幅幅的肖像画。需要说明的是，描绘人物正面不是指童雁汝南不能表现人物的其他面，这种单纯的正面的表达，是童雁汝南对当代艺术发出的一种呼吁亦或警示。童雁汝南以丰富自己的体验为出发点，去各地写生、运用各种视角，也尝试运用即传统又当代的理念，而这些，与庖丁十九年如一日对“技”的探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是作品得以升华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童雁汝南的肖像画中，并没有画眼睛。这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大背景下对人物的表现方式。《世说新语·巧艺》载：“顾（恺之）画人，或数年不点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之中’”，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卷七）》中提到张僧繇“画龙点睛”的故事，虽然妄诞，但也表现出对描绘眼睛的重视，清蒋骥在其《传神秘要》当中以专章来论述点睛与神之间的关系。对眼睛的描述也见于文学作品，如《诗·卫风·硕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楚辞·九歌·山鬼》“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曹植《洛神赋》以“明眸善睐”描写宓妃的美，白居易在《长恨歌》中以“回眸一笑百媚生”来表现杨贵妃的艳冠后宫，《牡丹亭·写真》中一支《雁过声》中一句“眉梢青未了，个中人全在秋波妙”，写尽了杜丽娘弥留之际顾影自怜的状态。由此可见，不管是绘画还是文学作品，都极为重视对眼睛的刻画与描写并以此来衬托人物。童雁汝南在从传统中来，认为点睛之后会把对象活化，是一种神的表达，而童雁汝南肖像画的不常点睛，表现的正是一个完整的、自由的、可游可居的世界。

作为一位当代艺术家，他的作品应当具有现代语言和现代精神，对当代艺术现实产生批判性的总结。童雁汝南肖像画对当代艺术现实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图像泛滥的当下，每一张面孔背后的精神世界变得越来越空泛。童雁汝南认为，图像不需要美化，需要的是面孔后面思想深度的表达。我们不是在复制图像，我们是表达不同的思想境界。

可以说，童雁汝南肖像画是借用西方绘画的形式，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对当下社会现状进行批判性的总结，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从童雁汝南的一幅幅肖像画中，我们仿佛可以穿透人物的表面进入他们的完整世界包括内心世界，窥见画家笔下对思想深度的表达，也希望人们从童雁汝南的肖像画中，领略到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艺术家的深入影响。